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一

韋陟

芸輝堂

裴冕

于頔

王淮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韋陟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

度著名于昔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
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
馬尤尚奢侈侍兒闈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度日
懶爲一言其于饌羞尤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
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于公卿雖水陸具陳曾
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
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
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昔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
體常以五彩紙爲緘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
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
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
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

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昔稱之然陟竟以簡倨
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山出晉陽
雜記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於閩國其香潔
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更
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
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
瑁水晶爲押絡飾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
紫綃帳得于南海溪洞之帥首卽絞綃類也輕踈而薄如
無所礙雖當時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
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
擬于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

亦類于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
苗齒偉于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
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
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
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秘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
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
水晶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
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
為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甲之屬
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
斷燒燕肉薰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
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張知和出杜陽編

又

載之妻王氏字韞秀縉之女也初王縉鎮北京以韞秀嫁
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
裝盡為紙筆之費王氏父母未知或知親屬以載夫妻皆
乞兒厭薄之甚元遂游秦為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
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
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別淚携手
入西秦載既到京屢陳岑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
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姊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屢第
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豈載肅宗代
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游貴族客候其門或
多間阻王氏復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

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載於是
稍減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閒院忽因天
晴之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
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
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
與夫人曬曝夜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
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蓋赧稍稍辭去韞秀常分饋服
飾于他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兒不禮于姑姊其
柰當肯見辱何載後貪恣爲心竟招罪累上惡誅之而亡
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亦高載被戮上令入宮備彤管
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
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

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地笞而斃之載寵姬薛瑤英能
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
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妓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
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爲姬處金絲
之帳却塵之褥出自勾驪國云却塵獸毛爲之其色紅殷
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載
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于異國求之唯賈至楊炎與載
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嘗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
掩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其略
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
纖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于相務而瑤
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

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心腹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從之天下賈貨求官職者無不恃焉勢指

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為里人妻論者以元載喪令德

自一婦人致也出杜陽編

裴寃

裴寃代裴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寃顧子弟喜見于色其嗜財若此寃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名馬數百金鑄者十匹每會客滋味品數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載

于頔

于頔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荆南打獵

大修糴餽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

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出傳載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為欄嚴其鎖鑰天

下寶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為太

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並如金出獨異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三萬為雜

以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則棄其粗出獨異志

楊收

咸通中崔安潛以清德峻望為鎮昔風宰相楊收師重焉

欲設食相召無由可入先請崔公之門人方便為言至于

再三終未許楊意轉堅稍稍亦有流言或勸崔曰昔相不

可堅拒不得已而許之楊喜甚遽令排比然後請日抵候

先是崔公親情間人亦與楊通舊欲求事請公言之終難啓口將赴楊之召謂親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爾但與側近祇候此際必言之倘或要見爾便須卽來及崔到楊舍見廳館鋪陳華煥左右執事皆雙鬟珠翠崔公不樂飲饌及水陸之珍臺盤前置香一爐烟出成樓閣之狀崔別聞一香氣似非烟爐及珠翠所有者心異之嘗嘗四顧終不諭香氣移嘗楊曰相公意似別有所矚崔公曰某覺一香氣異常酷烈楊顧左右令于廳東間閣子內縷金案上取一白角牒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剎賓國香崔大竒之宴罷返歸竟不說得親情求事據太宗實錄云剎賓國進拘物頭花香聞數里疑此近是又見楊門人說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

天子闈王內庫中物

出盧氏雜說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鑄釜盆甕之屬縷金爲笮籬箕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爲床措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鳥骨之所爲也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

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
煥更有蠟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
令人蠟忿怒如意玉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
瑟瑟縠紋布巾火蠶絲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潤三尺長
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
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
傳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
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絲出火洲絮
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燻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
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製有
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酌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
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于

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
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
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
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
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
悉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
遊則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觀者眩其日昔有中貴人買酒
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
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于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
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墟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于
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
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疑露漿桂花



原件短缺

P8

醅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
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蛇脯非虬也但貯于盤中縷律如紅
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三四分撤卽復故其諸品味他人
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餐飫如里中糝糝一日大會韋氏之
族于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
之挂于南軒蒲座皆思挾纈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
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
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裯捧立堂中
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禳法乃以香
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
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蕪之竟夕不
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宇上卽成樓閣臺殿之

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奩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
以爲酒及落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
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
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于
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李璋

李絳子璋爲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
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
收敗璋亦從坐

出杜陽編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
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

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餽羞毋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嚙蘗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餽僕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

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窟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慙覩無復詞對

出劇談錄

狀其與漢廷為否皆於照澳顯無虧隨性
其相其膏藥之美不啻笑而謂之曰此非軟
開以銀粟為資而賣則囊中肯綮幾百貫于
不食者至然三日規餘節盡於此而齋道中
曾以相其標其身蓋其外幾人必與聖嗣同
其相其標其身蓋其外幾人必與聖嗣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八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余

李慶

劉玄佐

張枯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戎弔弓者

薛氏子

秦中子

全臯

文處子

劉龍子

唐高宗嘗有劉龍子妖言惑眾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眾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于龍口山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

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
十餘人出朝野
僉載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年大則羣鳥集使檢有實旌表門
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鳥爭來人之其後
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為度莫不覲湊非有靈也出朝野
僉載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
是猫犬同肯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內飲
慣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
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

出朝野
僉載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末昌帝業進之
授五品果毅置末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
嵌之後并州文水縣于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
文水為武興縣自是徃徃作之後知其偽不復採用乃止

出朝野
僉載

胡延慶

袁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
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
其恣心也捨而不問出朝野
僉載

朱前疑

則天好禳祥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

生卽授都守郎中司 寺繫二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
乃于內獄外羅牆角尋得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衆人一
時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而作金
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卽有恩赦放汝把
火照視見之 跡卽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出唐書史

寧王

寧王嘗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鑰甚固命發
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
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各嘔上訴治態橫
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昔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
之位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且具
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鄆縣食店有僧二人

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
膈膈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撒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
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
置此僧也莫氏能爲新聲當肯號莫才人 轉出西陽雜俎

安祿山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爲子嘗于便殿與楊妃同宴坐
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
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
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
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
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出開天傳信記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
像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詒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
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
非所藏處斷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
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于埋處斷之得其銅像鄉人以
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
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
爲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千
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
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蓋余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嘗出外
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
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
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
踈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
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湏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
麤米飯及黃臭韭蘘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載

劉玄佐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
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
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

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贖軍資出國史補

張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貴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傳于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冬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雙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

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酬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簞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夫及其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已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出桂苑叢談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游寺觀民間有奸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

以龍腦諸香薰裊引二小僮潛入寄綾之院其嘗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遺之而去遂迷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僮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櫃蓋而給之小僮謂僧曰來日早于朝門相覓可奉引入內所耐不輕假服者遂跨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于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

出玉堂閒話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于湘川謁凝凝召預宴于賓佐王啓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云既是吾族小

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遂述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疑聞之不悅既退復召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遽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慚赧飲食爲之不下斯須踉蹌而出

出南楚新開

劉崇龜

劉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賈餽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寔對食潑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番方京國親之貧乏者俟其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卒于嶺表歸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為當昔所鄙出北夢瑣言

李延召

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畧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于刁斗昔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于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跨象出入

巖崖之中飛昇松栢之上如是之報甚煩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于行伍之間達理池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貌貅何大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真元寺收管灑掃焚修比欲矯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昔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鉅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閒話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縷縷常迷成都市鳳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

言語悲嘶形容顛顛居于早遷橋側後有勢家于所居旁
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闢其圭竇則見兩間大
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
求事官人爲乞措大

山勢甚
峻載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
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叩扉者啓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
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延入賓
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
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
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人自斤寶劍一口其氣
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

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
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畚鍤
候擇日發土則可以目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
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爲壇用法水噴之不能遁矣且
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壇所湏曰微纆三百尺赤黑索
也隨方色綵練素甚多消几案爐香榻褥之具且曰某非
利財者假以爲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湏以中
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于親友又言其善點
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爲務今有囊篋寓
太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卽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
重不可勝緘鏘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
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窺

隙其當艾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爲人窺則禍立至俟行
法畢富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香鋪來及夜而發之冀得
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
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盃覆器飲
食狼籍綵縑器皿悉已携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疑用徽
纆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
信于人驚愕憂慙默不得訴

出唐國史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
于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昧墨斜翰爲
其先考此遺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
吾已請于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于春明門外

逆旅備縑帛隨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
岸見黃衣者卽置于前禮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卽
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爲窟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
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于
春明門外矜嚴不寐恭俟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灞
橋唯恐無所覩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黃衣交臂
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窺少年驚喜捧縑于前祈祝設拜
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轅相慶以爲幸免矣獨有僕夫疑
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擒之乃鄰宇之導
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
帛桐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
訴于官司詰問具伏遂寘于法時李常侍叢爲萬年令訟

牒數年尚在

出史

李全臯

護軍李全臯罷淮海監臨日寓止于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爐火之事全臯乃延而禮之自此與之善一日語及黃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喜其說顧囊有金帶一條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周火之日後日躬自看驗居數日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視黃金爛然的不虛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旦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久待訝其不至不得已

爐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

絕無踪跡

出桂苑叢談

文處子

有處子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游兩蜀侯伯之門以燒

煉為業但留意于爐火者咸為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

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財罄空復為識者所誚

追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

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

賃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靜文遂夜遁

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猛虎所

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谿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

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于喬柯之上其虎蹏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八
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
斬于燒藥之所出王氏見開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十九

諂佞一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游

裴延齡

薛盈珣

畫鵬

馮道明

朴且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循

樂朋龜

孔謙

安祿山

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山不拜因奏曰臣胡人
不聞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
朕君汝者安祿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
右今拜安祿乃拜玄宗嘉其志誠尤憐之出談賓錄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
崇嘗寢疾敬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泣懷中寘生雀數枚一
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
之敬奇既去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
茲不復接遇

出大唐新語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廻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
也少遊爲理長于權變皆推幹濟然厚歛財貨交結權
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昔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于里候
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
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昔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
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以求于人方可

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爲力乎少遊
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
今見有大半請卽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
乎秀既踰于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
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
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昔少遊已納賄于元載
子仲武元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
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
虛日歛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
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踈之及載
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
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

早亡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幙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
後遂奪包佶財物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于李希
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
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
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
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
之慙愧而卒

出談
賓錄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
食貨之務乃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
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
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于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

贖等庫及季庫月

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

目以惑上聽其實

以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

請令京兆府兩稅

錢草百萬圍送苑中宰臣議以

為若市草百萬圍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
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汧池卑濕處蘆葦叢生馬不過
數畝延齡忽奏云厩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有
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
為內厩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
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慙
且怒又因對敬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楹以年多故
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楹事輕陛下自有
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

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于廻紇馬價所用外以賜百官克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領之而已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須于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卽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寶合得有也延齡旣銳情于苛刻剝下附上爲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出談實錄

薛盈珍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嘗監軍薛盈珍佔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搆讒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搆頗甚南仲禪將曹文洽嘗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于廁中乃自殺日吁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

事頗駁異南仲慮覺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出談賓錄

畫鵬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鵬羣鳥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

出談賓錄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于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石亦怠

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聞者以明道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妨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夜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欣然欣然待明道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

出雲溪友議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闈人所謂私白者闈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闈以下桑梓多係于闈昔以爲中官數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于諸闈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嘗號爲

敕使看墓

出王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術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書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昔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宜柰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

出幽間

韓全誨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

宦官不能知韓全誨等乃訪立

美女數十以進密求

宦官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洩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為賊社視崔胤皆裂肘因伏臘宴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諂諛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協謀以誅閹官未久胤亦及之致族絕滅識者歸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滅胤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佐曰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出北夢

蘇循

唐末尚書蘇循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謁王岢張承業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

承業愈鄙薄之

出唐書

蘇楷

昭宗先誥

示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

議計改為恭靈莊內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楷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壽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于昔故希旨苟違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大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

樂勿龜

出北夢言

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

唐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誥樂勿龜侍郎

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

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令攷之門皆申中外之版泊

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進學士泊張起

居同預焉張公恥于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

敬中尉訝之俄而賓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諸官曰某與起

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暗地謝

酒即不可張公慙懼交集自此甚為羣彥所薄樂公舉進

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别于九經書史及老莊

行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于制誥

不甚簡當昔人或未之可也

出北夢言

孔謙

後唐明宗卽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得軍節度使元行
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勸務辛廷蔚李繼
宣等孔謙魏州孔吏目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有力焉
旣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萬
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
隔害明宗之子從景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奸佞進身至
節將末年縮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凶惡發掘西京陵寢莊
宗中興不証其罪厚賂伶官闖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
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璿之牙將也
朱友貞嘗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
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畜爲子嘗宮掖之間穢
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嘗惡其爲人故皆誅之莊宗皇
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
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

部 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温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趙元楷

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顛瘡元楷以指霑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

左遷判史

出談賓錄

閻知微

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之副馬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之元珍諫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得釋後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出朝野僉載

鄭愔

唐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附之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誅

出朝野僉載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

等皆外飾忠鯁內藏諂媚脅肩屏氣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咸自以為得志泰山之安也十月三日家破身戮何異鷓鴣栖于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壞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出朝野僉載

李嶠

唐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二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百七千貫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

勝紀唯崙詩冠絕當昔詩曰轍跡光西嶽動庸紀北燕何
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
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
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
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
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
詩以詠曰天門街東倒一樞火急先湏卸火珠既合一條
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天樞言
其不久也故休詩及之庶士莫不諷誦天樞之北韋庶人
繼造一臺先此毀拆出大唐新話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掩忌陰賊

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昔人言義府笑
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
勣監焉按有實長流雋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
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出談賓錄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參軍區元禮而
無賴詭譎無以踰也昔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司則天將
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破
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發
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
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人不識字可奏云
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

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出談
賓錄

盧藏用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銜德來于少室終南二山嘗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趙趙詭佞專事權貴且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

出談
賓錄

趙履溫

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囹山海呼嘯

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虺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鬢骨肉俱盡

出朝
禁錄

張岌

唐天后嘗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幟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銜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間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寔名教之罪人也

出朝
禁錄

吉頊

天后嘗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于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妹堪事大王承嗣諾之即以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問其故對曰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進頊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請求耳

宗楚客

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也薛師有嫖毒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出朝林
僉載

崔融

唐天后三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

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
出朝林
僉載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為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鵠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洸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

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
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
勝之曰託庸才于主第進豔婦于春宮

出朝野
僉載

用番將

唐元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
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咸
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懲適之之患遂易舊制請以
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
強而諸番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
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
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
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

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為

戎首林甫之罪也

出談
賓錄

張說

唐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
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
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
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出朝野
僉載

程伯獻

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
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其于已
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出談
賓錄

楊國忠

玄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于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妹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號國入謀于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衆心舒翰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于帳前歎曰楊國忠頭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國忠又爲劍南節度勸玄宗入蜀授其所親官布蜀漢

出談
賓錄

太真妃

太真妃嘗因妬忌有語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爲申安

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

然遽命力士召之歸

出賈
如傳

李林甫

玄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西曲江諫曰百姓塲圃未畢請候冬間是昔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罷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病足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何用擇肯設有妨于刈獲獨免過路賦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幸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出國
史補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

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
之九齡尤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達任人不
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
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
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
用之門而陰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
饗人廝養無不賂之故動靜輒知李適之初入相踈而不
密林甫賣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礦焉採之可以富國上
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問林甫林
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移
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
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

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
日被黜爲下邳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
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食
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
之路絕矣晚年多寃讐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
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甃屋以板幘牆家人警衛如禦大
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
于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爲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甫

始也

出談
賓錄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
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
主主愈寵之宦韓昭為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
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
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
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
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
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拆衙庭發丁夫採取材
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一

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
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
主主愈寵之宦韓昭為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
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
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
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
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
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拆衙庭發丁夫採取材
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

免土木之役又密令疆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真及錄名氏急遞中送韓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覩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僊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二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場聊議省巡六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誠慎之鞞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錄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犯

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發跡閭死起身歷艱辛於草昧之中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寤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何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於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上遠圖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

閒遊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壘且天水地遠峻惡
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插漢微雨則吹摧閣道稍泥則沮滑
山程豈可鳴鑿那堪叱馭又復敵京咫尺塞邑荒涼民雜
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
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
孤峯朝朝疑慮覩旗於峻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
鄉卽易動難安之地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亞連知
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圍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
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衆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殘
所在館驛隘少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爲難縱若就中
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凌遲以此商論
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浪靜風恬必

傷苗損稼所以鑿輿須止天步難移况頃年大駕只到山
南猶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
初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
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
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翔久爲進敵
必貯姦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主始申
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必特差
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相似
秦趙爭彊彼此難屈若不去卽便同魯衛不睦戰伐尋興
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
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今陛
下累曾游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跋涉山川驅人馬秦苑

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綵將沈自取驚憂爲何切事却還
京輦不悅軍民但鬱衆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在日未嘗
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
所爲此際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鸞駕不迴
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
虞焉有南遊之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
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忍教致却宗言將道斷
使丞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慮以危亡但恐乖於
仁孝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環圃香風滿
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
於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閨苑之中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
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軀有

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日
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廷無烽火之危而內地有
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
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達識量
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旣承社稷
之基復把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居安慮危闢四門以
求賢總萬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
罰必當平分雨露遍及瘡痍令表裏以寬舒使子孫以昌
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衆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
彼鷓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
有微釁此卽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
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卽目蜀都彊盛諸國不

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采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虐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乞陛下廣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冰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耽荒出入

而有所可徵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臣願陛下且住鑿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上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沽名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竹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事有不虞悔將何在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尤國人之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我取汝表章候秦州迴日下獄逐節

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王承
捷飛驛騎到秦云東朝差典聖令公統軍十餘萬取九月
到鳳州少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
相殺又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
冷煙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驅馳非取樂
按幸為憂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
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杖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
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
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浦並繼和
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碓山忽聞前後數
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叫噪聲動溪谷問人云將
過視人傷懼有驚獸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馬不咆哮恐懼

筆之不肯前進衆中有人言曰適有大駕前驚獸自路左
叢林間躍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其人銜到溪洞間
尚聞唱救命之聲况天色未曉無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
流汗遲明有軍人尋之草上委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宮顧
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命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
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
於當路食生靈從戶口資嚙口未委三丁稅樂丁今日
帝王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
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食盡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滅溪
壑深來骨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
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
二臣之詩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構思三十餘里終不就

於是命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亦進
詩至劔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劔行行躡石稜作千尋
壁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迴看城闕路
雲疊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
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劔最
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鑱百層王仁裕和曰孟陽曾有語
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挨托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
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
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昭進詩曰吾王
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
息戍瓶煙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
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

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劔戟後憑巫峽鑱烽煙軒皇
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鷲
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
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充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宇
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洎
至利周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峽
而至其時蜀師十餘萬自綿漢至于深渡千餘里首尾相
繼皆無心鬪敵遣使臣逼促則迴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
軍相戰不惟勇敢况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
殺實無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溪巖
壑之中連夜繼晷却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踵而入少
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

潤澄宣徽州使李周輅歐陽冕等王承休握銳兵於天
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
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泂路為左衽擄奪并
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泐
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何得不戰曰憚
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
部無門輸款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曰萬餘口今存
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
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益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
知之出王氏
聞見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二

謬誤

謬誤 遺志附

益州長吏

蕭穎士

郝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誦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志

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珣

張臧用

謬誤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

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錢
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
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
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

出大唐新語

蕭穎士

唐天寶初蕭穎士因游靈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有胡店
店上有人多姓胡穎士發縣日晚縣寮飲餞移時薄暮方
行至縣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着紅
衫綠裙騎驢驢上有衣服向穎士言兒家直南二十里今
歸遇夜獨行怕懼願隨郎君鞍馬同行穎士問女何姓曰
姓胡穎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於

昏之際媚人穎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誑之曰
敢媚蕭穎士遂鞭馬南馳奔至主人店歇息呼衣良人所
見婦人從門牽驢入來其店叟曰何為衝夜曰衝夜猶可
適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其婦人乃店叟
之女也穎士慙慙而已

出疑志

郝昂

唐郝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史相誰最無
韋安石也已而驚走而去逢吉曰
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史相誰最無
項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
問之復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二八舉朝差嘆
唯韋陟遂與之絕

出國史補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之歸以
薄其女也以往臨濟辱之諫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
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令趙子餘不
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乞父詬罵不已張曰下有
鳥魅以張為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曰未也罵仍
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曰此詭罵乃自言吾本回妻父
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人即令方其誠實也於會樂
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出
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
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
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出紀

蕭俛

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
鄭雲逵比舍住忽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
會門人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
期集少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曰採脈候
旦心家執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報
然而去出紀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遜清辭戶部侍郎李巽留坐與
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
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清稍悟之慙顧而
去出嘉

去出嘉

何儒亮

唐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
自云同考房會冬至需欲家宴揮霍云既是同房便令人
宴姑姊妹妻子盡在焉儒亮饌畢徐出及細察之乃何氏
之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城時人因以為何需

郎中 出國
史補

于頔

唐司空于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
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為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

不改 出國
史補

又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

今荆襄之人呼堤為提留絳之人呼釜為付皆訛謬所

習也 出國
史補

苑誦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誦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
但書札通問而已論第誦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
客因見誦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前為禮
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
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誦半庭
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誦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
遠近誦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
改名乎誦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
陳本名名誦既逡巡於便院俄而遠近悉知 出乾
臆子

李文彬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文彬乃悟益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出奇聞錄

蘇拯

唐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郎中蘇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令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已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皇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悞也出北夢瑣言

竇少卿

有竇少卿者家于故都素于渭北諸州至村店中有從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歷廊延靈夏經年未歸其從者尋卒於店中此人臨卒店主問曰何姓名此僕只言得竇少卿三字便奄然無語店主遂坎路側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者過之大驚訝問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謬矣於是更有識竇者經過甚痛惜有至親者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其家於是舉哀成服造齋相次迎其旅櫬殯葬遠近親戚咸來弔慰葬後月餘有人附到竇家書歸程已近郡報上下平善其家大驚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覩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心使人潛逆之竊窺于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謂其魂魄歸來竇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

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出王氏見聞

遺忘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急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呼州官筆以甲間構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出朝野僉載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

之到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悞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出朝野僉載

郭務靜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物姓王出朝野僉載

張守信

唐張守信為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假借之瑤不知其

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瑤將妻之以女瑤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知之守信爲女具衣裝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竊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紀

李睨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瑀進漢州雒縣令逢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之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睨曰逢年家無內主濩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旣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之曰諾復又訪之於睨睨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民其

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睨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輿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會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睨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之李睨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睨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睨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睨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出紀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旣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旣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

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
皆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為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
忤明府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
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
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
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貪附

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文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咸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

治生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具犁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古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

史記

何明遠

唐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蘘胡為業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或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

出朝野僉載

羅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識之雞肆言若歸之積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嘗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氍毹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為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出朝野僉載

竇乂

扶風竇乂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

開廡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又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又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又再拜而受之敬立向其故又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二枝小錘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又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又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錘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幕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榆莢已長三尺餘又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

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裘百結日歛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疋四尺而裁之顧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鞞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留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宗賢西門

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
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
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在庖人執
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踈布篩之合
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搗候相乳尺悉看堪爲挺
從臼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
塚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燼重
桂巷無車輪又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
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坵
下潛汙之地目曰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又遂求
買之其主不測又酬錢二兩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
繞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乃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

標中者以前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斤
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
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爲寶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
飢寒又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間異日又見亮哀其飢
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
又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又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

千文大郎速買又西布櫃坊鑲錢

之書契曰亮與又曰亮攻於覽玉嘗

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王大郎且

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

得腰帶鈔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

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

錢數

數

十萬貫其宅并元契又遂與米亮

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

打墻拆其瓦木各塚一處就耕之術大尉

小樓常不暇焉晟欲併之焉擊毬之所他

欲買之又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

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

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之所見此地

以為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

某微力乎又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

益知重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

之所惠又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

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

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弟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

萬貫文又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為親故晟忻然

見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又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

中郎將曹遂興當夜生一六樹遂興每患其經

疑庭守代之又恐損堂室又因訪遂興指其

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

又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

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斫

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

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又計利百餘

後又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

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

晟

有

具宅

又

中可

不要

來投告今公晟

獻馬荷又

遂問之

語又曰大

直二

菜有

中郎何

所居室

目失中

其樹

材及

類也

餘千

不棟

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又卒時年
有邱弟姪宗親居焉諸孫尚在

出乾
子

會里

貪

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
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為錢貫
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汚有終身為累
莫敢犯者

出朝野
僉載

竇知範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
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罪過先
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

牛也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

破百

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

出朝野
僉載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卵一錢
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
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
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
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
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
貪鄙不道皆此類

出朝野
僉載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

驛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惜曰
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匹至三千惜問用幾
兩絲對曰五兩惜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
功之直出朝野
僉載

段崇簡

唐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
稱無上戶社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
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
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得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
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
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
野僉載

崔玄信

唐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壻裴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取
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即要障車綾索一千疋
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
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
亦鑱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免出朝野
僉載

嚴昇期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
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
湧貴故江南人呼為金牛御史出朝野
僉載

張昌儀

唐張昌儀為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

有一人姓薛齋金五十兩遞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

出朝野僉載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出紀聞

裴佖

唐裴佖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令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鮓為飯佖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佖曰憇學中佖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緇千匹

出國史補

元載

唐元載破家積財物得胡椒九百石

出尚書故實

張延賞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懼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旦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出幽閒鼓吹

盧昂

唐盧昂主福建鹽鐵賊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卧以金牀乘之御史中丞孟簡按鞠累月乃得以進召市人估之或云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出國史補

崔咸

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與表表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便令制議行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閒寂家人輩竊罵後甚侮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出幽閒鼓吹

崔遠

唐崔遠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恣四掩也遂復起出幽閒鼓吹

江淮賈人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湧畫圖為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又以懸於市場子留後余粲杖殺之出國史補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為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憇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

山稽錄

安重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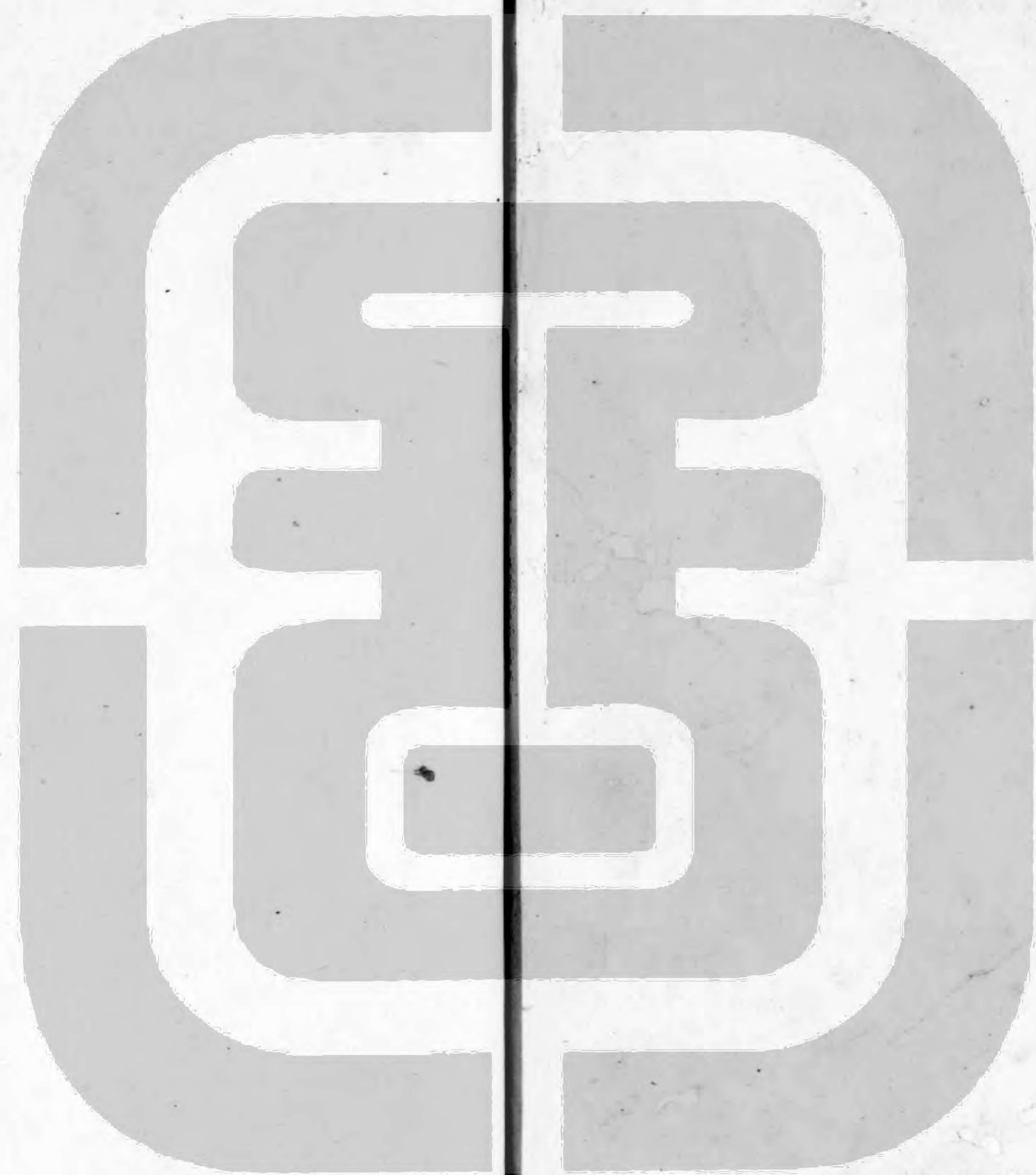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狀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今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錠

出北夢瑣言

張虔釗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乃發廩賑之事上聞甚嘉賞他日秋成倍斗徵斂常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時人笑之

出北夢瑣言



佛藏